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目光又移到劉日英臉上，祇見她含著淚珠的明眸中泛起了片斷無與倫比的幽怨！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劉小姐！當你在鋼羽背上的時候，應該有更好的下手機會，我不明白你為何做了一半就停了下來……」

劉日英輕輕一歎道：「那時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？也許是我想多與公子相處一段時間吧……」

金蒲孤沒有想到她會說出這麼一個理由的，一時倒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劉日英的臉色忽而紅了起來，以夢囈一般的聲音道：

「那時我靠著你，我的手抵住你的腰眼上，祇要稍微用力，就可以達成爹交代的使命了，可是我不知怎麼竟下不了手，因為你是我接觸的第一個男人，在互相的倚仗中，我體味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，我心中有個聲音在對我說：『等一下！再等一下……』！就是這樣，我失去了一個最有利的機會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現在一定報後悔吧！」

劉日英搖頭苦笑：「不！我不後悔，因為我至少已經領略到生命中另一種意義了，爹安排了許多殺死你的方法，每一次都失敗了，我祇不過多增

他一次失敗的記錄，可是我卻因此充實了我的生命，金公子！現在你可以殺死我了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我剛才不殺你，現在更不會殺了！」

劉日英淒然道：「你不殺我，爹也不會容我活下去了，因為他在我身上所作的安排都失敗了，我對他已經沒有可利用之處，與其死在他手中，不如死在你的手裡……」

金蒲孤仍是搖頭道：「不！你父親不容你活下去是他的事，我實在沒興趣替他作劊子手……」

劉日英悲戚地道：「金公子，難道我求你也不行嗎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你為什麼非死不可呢！」

劉日英淒然道：「你不會再要我了，爹也不要我了，我該用什麼方法活下去呢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你還能回萬象谷去嗎？」

劉日英遙頭道：「不能！你看得很清楚，爹在萬象谷中並沒有替我留下餘地……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那你想法子替自己找個地方，等一年，一年後我若還沒有被你父親殺死，我會來找你，娶你做我的妻子，為我生兒育女

……」

劉日英神色一動，眼中閃出希望的光芒道：「真的？金公子！你不是騙我吧！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我絕對不是一個女子說假話，而且我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妻子了，這件事就算是定局了，現在我給你一件信物，也請南海前輩作個見證！」

說完他又抽出一枚長箭，攔腰折為兩段，把一半遞給她；

「我折箭為盟，聘你為妻，如違信守，當如此箭，日英！你拿著，這上面有一個金字，從現在起，你就是金氏門中的媳婦了……」

箭桿上鑲有金僕站三字，劉日英所得的一半，上面祇有著一個金字，她把斷箭在口邊吻了一下，鄭重地藏入懷中，以無限柔情的聲音道：

「金郎！我生為金家人，死為金氏鬼，不僅是一年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我都等著你，請你為我珍重此身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我知道！現在你可以走了，要是你不方便，可以等鋼羽回來送你一陣！」

劉日英搖頭道：「不用了，我祇要有了希望，自然會有勇氣應付一切的，我祇有一個人走，才可以離開爹的追蹤，金郎！再見了……」說著她戀戀地望了金蒲孤一眼，轉身緩緩地走去。

金蒲孤淡淡地吐出「再見」兩個字，她已經走得很遠了，又過了一會兒，她的身影就消失去原野的盡頭……

(八十六)

神尾秀子的臉頰微微泛紅，隨即搖搖頭說：

「我弄丟了。」

「弄丟了？」

「是啊！我也沒注意掉在什麼地方了。唉……這陣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整個人總是恍恍惚惚的。」

看著神尾秀子的臉，金田一耕助知道她在說謊。

(可她為什麼要說謊呢?)

金田一耕助實在覺得很奇怪。不過，他仍繼續問道：

「對了，前幾天我聽智子小姐說，你對十九年前發生的慘案有很強烈的責任感，因為你認為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，都是因為昭和七年的夏天，智子小姐的母親和日下部先生所犯下的錯誤是……」

「一點兒也沒錯，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疏忽所致。」

「這麼說，這個事件其實早在昭和七年的夏天，當大道寺先生——也就是當時的速水欣造和日下部達哉兩位青年來月琴島旅行時，就已經種下禍端了？」

神尾秀子定定地盯著金田一耕助看。

「嗯。如果說得更明確一點，應該可以追溯到更以前，也就是昭和六年秋天的時候吧！」

「昭和六年？」

金田一耕助不由地回頭看了神尾秀子一眼。

「昭和六年的秋天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大道寺先生，不，當時的速水欣造原本是一個人來旅行，他非常喜歡月琴島上的山光水色，所以第二年他就邀日下部先生來島上一遊，後來就發生那樁慘案。因此嚴格說起來，所有事件的開端就在昭和六年的秋天。當然，這不是誰的責任，祇能說是大家的命運。」

神尾秀子悲傷地歎了口氣，突然她注意到前方似乎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哎呀！外婆，你怎麼啦？」

一直走在神尾秀子前面的阿真，不知是頭暈還是怎麼了，腳步突然站不穩。要不是——一旁的智子及時扶住她，她肯定會摔倒在路上了。

「啊！來人哪……外婆她……」

聽到這個求救聲，大夥兒全都跑上前去。祇見阿真的臉色發白、呼吸急促，額頭上還不時冒著冷汗。金田一耕助握住她的手，覺得一股寒氣直逼過來。

他心裡知道阿真已經不行了，不過表面上還是裝出非常平靜的模樣。

「大概是貧血吧！有沒有人可以背一下這位老人家？」

三名刑警之中體格最健壯的一人立刻把阿真背起來，此時的阿真早已虛弱得猶如風中的枯草一般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我外婆沒有問題吧？」

智子全身顫抖地問。

「放心吧！她沒事。神尾老師，你和智子小姐先回去準備一下，老夫人在睡覺時所需要的東西，記住！儘可能讓她雙腳保持溫暖，還有，記得叫人去請醫生。」

(一三二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這些，都是我在事後才知道的，具體一點說，是在那晚分手之後的第三天晚上。

那一天，從下午起，就顯得十分不正常。本來，秋高氣爽，氣候宜人，可是那天卻熱得反常，而且十分濕悶，所以，當下午三時左右，門鈴聲響，我聽到老蔡蒼老的聲音，在叱責來人時，心中在想：是老蔡愈老火愈大了呢？還是這樣的天氣，令人脾氣暴躁？

隨著老蔡的呵責聲，是一個聽來有氣無力的聲音在哀求：「老蔡，看看清楚，是我，我不是陌生人，我是衛斯理的老朋友了。」

老蔡的聲音更大，可以想像，他在大聲叫嚷時候，一定雙眼向上翻，不會仔細看看來人是誰的：「誰都說是熟人，我怎麼沒有見過你？」

我在迅速想：「聲音很熟，可是曾經聽了什麼非常的打擊，所以聲音變了，那是誰？難道是陳長青學道不成回來了？不，那不可能是陳長青。」

我不想老蔡繼續得罪人，所以打開書房門，走向樓梯口，向下望去，首先看到的，是叫汗濕透了襯衣，貼在來人的背上，而就在那一剎那間，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了。而且也感到意外至極。

我先喝止了老蔡：「老蔡，你怎麼連這位先生也不認識了？快請他進來。」

老蔡聽我一說，才認真端詳了來人一下，也不能怪他老眼昏花，這時，來人也頭向我望來，在大約不到二公尺的距離，打了一個照面。我和他極熟。可是要不是剛才聽到了他的聲音，也不容易一下子認出他來——如果那是他刻意化裝的結果，自然不足為奇；這人的化裝術極精，有一次，在中國西北，秦始皇墓之旁，他化裝成了當地的一個牧羊人，就幾乎把我騙了過去。

而如今，他絕不是化裝，而是由於不知道遭到了什麼事，以致連他的外形，也起了變化，他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，這時滿是驚怕和疑惑，像是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一樣，而在我的想像之中，就算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了，像他這樣的人，也不應該這樣驚慌失措的。

這時，他看來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，他的襯衣被汗濕透，看來也不單是於天氣悶熱，而是由於內心的極度恐懼和虛怯，所以才會那樣冒汗。

而且，他那種大量出汗的情形，皺紋滿面膚色灰敗。

這時，他抬頭向我望來，眼神無助之至。他伸手想推開老蔡向前起來。可是非但未把年老力衰的老蔡推開，他自己反倒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，老蔡忙伸手將他扶住，他就大口喘氣來。

這種情形，我看在眼中，大是吃驚，連忙飛奔上前，一面叫：「齊白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(十)



「靚兒！」震耳欲聾的喊聲伴著他射出的匕首，衣帶被割斷，霍非凡飛奔而去的身影正好接住凌靚兒飄然落下的身子。霍非凡抱著她跪在地上，手顫抖地探她的鼻息，結果更讓他臉色慘然、心膽俱碎。

不！不！不……他搖頭不願相信，不……

獅心裂肺的大吼，他淚如雨下。不，他不會讓她走，不會讓她就這樣離開他！霍非凡忙低頭伏在她心口上，幾不可聞的微弱心跳聲讓他面露狂喜，他急急對著她冰涼的小嘴吹氣，助她呼吸。

活下來，靚兒，你一定要活下來！不准走，我不准你離開，不准……

聞聲趕來的梅管家見到眼前的情形也嚇傻了，回過神來後就急急跑去找大夫。

霍非凡一次接一次，將空氣源源不斷地送入凌靚兒胸口，做著最後的努力。他不放棄她，絕不放棄她！

大夫趕到後，對此情形束手無策，若霍非凡不能讓凌靚兒再次呼吸，那任何的醫藥都沒用。

霍非凡抱起凌靚兒到床上，還是不間斷的助她呼吸。

時間一刻刻過去，凌靚兒的情形卻沒有轉好，大夫都搖頭表示沒救了，但是霍非凡仍舊堅持下去，祇要她有一絲希望，他便會救她救到底。

終於，凌靚兒恢復些微許微弱的氣息，讓霍非凡喜出望外，大夫也在一旁直說是奇跡、奇跡！

可是歡喜的情緒沒多久，凌靚兒的呼吸又轉弱，令霍非凡焦急地再彎身度空氣幫助她，小心翼翼地緊緊盯著她的每個動靜，絲毫不敢轉開目光。

一個晚上，霍非凡就如如此守護著凌靚兒度過。

漫漫長夜過去，太陽再次點亮這個世界，給人們帶來朝氣希望，不過這份希望卻沒照入如玉樓中。

霍非凡看著床上一直沒法子很順暢呼吸的女子，怒聲質問大夫：「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？」

大夫為凌靚兒頸上的勒痕上了藥，也替她仔細查過了，但就是無法理解為何凌靚兒的呼吸會斷斷續續，好似她執意不想活，卻被不情願的強留下來般，所以她放棄自己、不肯自行呼吸。不過這樣的話大夫不敢說，怕焦急悲痛的莊主承受不了打擊。

「回莊主，可能是九夫人項上的傷痕影響到呼吸的緣故，這需要時間來恢復的。」大夫找個牽強的理由回答。

霍非凡看著小嘴泛紫、毫無血色的臉蛋，他有如被凌遲般的痛苦。該死的人是他，靚兒不該這樣對待自己的，她竟用如此方法來證明她的愛，他怎麼承受得起！血跡斑斑的桌巾他看到了，上面全是用熱血寫的「我愛你」。霍非凡將她上了藥、包著布巾的手指放到唇邊吻著，心痛得說不出話來。

霍非凡跪倒在床前，看著昏迷中的凌靚兒，向天祈求，他願意將自己的生命給她，也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，祇要凌靚兒能平安活下去！

沒有凌靚兒，他生又何歡、死又何足懼呢！

靚兒，你要活下來，絕不能離開我！

(七十七)

非凡莊主

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說罷，就命書僮取過文房四寶，與宣公子好寫絕據。宣公子並不作難，片刻寫完，還著了花押呈與裴翁。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立絕據。宣登驚今立到裴年伯名下：情因宋陳面許，冰炭難投，若日後後悔再求，年伯執此為憑，聽其處治，毫不怨尤。今恐無據，立此存照。

裴翁看了絕據，籠於袖內，即氣忿忿的起身，也不向宣公子再交一言，竟出書房而去。宣公子自覺沒趣，也告別裴公子要行。裴公子還留他便飯，宣公子不肯相擾，帶了書僮，揚長而去。

裴公子送出大門，見他去遠，方轉身進來。要覆乃尊之命，不敢到書房去，趕至後堂，見尊翁與兩個妹子坐在那裡，談說宣生拒絕一段情景，他便向前說：「宣生已去了。」說著，也一傍坐下。

裴翁道：「他臨去可說些什麼？」以松道：「卻是嘿嘿無言，不悅而去。爹爹何不向他說明就是寶珠，他豈不十分感激？定要藏頭露尾哄他當面得罪爹爹，孩兒不解。」裴翁聽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做好文章須要有波勢、有曲折，方描出拿龍捉虎的手段。若直截而下便成佳話，毫無趣味。」綺霞道：「宣生已寫絕據，定要寶珠，爹爹又不說明，宣生渾如夢寐，則千里姻緣之線，從何處穿起？」綺去道：「柯寶珠明推暗說，倒是一對奇怪文字，叫人從何處下手收拾起來？」裴翁見他兒女們為宣生、寶珠之事反覆辨難，不禁笑將起來，道：「你們祇依為父之計而行，不怕宣登整不前來跪求為父的，不怕寶珠還再假撇撇了。」綺霞道：「爹爹計將安出？」裴翁附著綺霞的耳說了一會，綺霞點頭。又附著以松的耳說了一會，以松會意。父女們說罷，俱各相視而笑。大家辦事去了不表。

且言寶珠自回了裴家兩個姊妹一番決絕的話，雖是義正詞嚴，及他姊妹去後，心中又懊悔起來，道：「宣生得我死信，遂至一病不起，乃千古多情之才郎，便與他相訂白頭，亦不為過；況奴蒙裴翁父從水中救起，再生之恩，豈可不知？大不該向裴家姊妹們回得太愚蠢了些。設使外人知之，豈不說奴專情至此！」想著愈加憂悶起來，伏幾朦朧睡去。恰值綺霞、綺雲姊妹二人走到寶珠房中，見寶珠在那裡打盹，如媚、如鉤向前尊聲：「姑娘們請坐。」綺霞搖著手叫他則聲，順手在桌上取一條白紙，擰了一個紙攆。寶珠本是歪著頭睡在膀子上，鼻孔朝外，綺霞將紙攆擰進寶珠鼻孔，一陣亂擰，擰得寶珠鼻內一陣奇癢。

(三十五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 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